

爱情之光

第一章

“塔里娜！”

一个年轻的声音叫着，接着门猛地被推开了，一位姑娘匆匆忙忙地进入屋子。

“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她大声说。“我遇上了交通事故，警察为了写下详细情况，花了不知多久的时间。”

塔里娜放下正在收拾的箱子抬起头望着她。

“哎呀，吉蒂，难道你又出事啦？”

吉蒂点了点她那浅发的头。

“对，又出事了，”她说。“这是这学期的第三辆自行车。”

塔里娜笑了。

“你真难改呀，”她说。“我看保险公司今后不会再为你担风险了。”

“既然有七千个大学生在剑桥校园里来来去去，他们又能指望什么别的结果呢？”吉蒂问道。

“但是，事实上这次是卡车司机的过失。”“当然不怪你，”塔里娜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可不是吗，”吉蒂轻松地说，接着她把外衣扔在地板上，安安逸逸地在靠背椅上坐下来。

“别再谈这事了吧，”她说。“它简直叫我厌烦。明年我得搞部汽车才行。”

“愿上天保佑我们大家吧！”塔里娜喊道。

“我一想到那个警察在那儿舔舔铅笔头，磨磨蹭蹭地拼出字母来，我就心烦。我一直担心赶不上送你走，”吉蒂不理睬她朋友的叫喊，继续往下讲，“我记得你说过乘坐下午的火车动身。”

“啊，我决定搭乘更晚的一班车走，”塔里娜答道，“我昨天晚上没有来得及把东西收拾好。”

“你参加晚会了吗？”吉蒂问道。

塔里娜摇摇头。

“没有，我在工作。”

“在学期的最后一个晚上！”吉蒂喊叫起来，“说真的，塔里娜，你除了工作以外没有想过别的事。”

“听起来好象很可怕，”塔里娜抱歉地说，“可是，你知道在假期内我可能不会有更多学习的机会了。”

“挺有意思，”吉蒂问道，“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干什么？”塔里娜说，“啊，当然是找活干了。”

“干活！干什么样的活？”吉蒂突然坐起身来，注视着她的朋友。

塔里娜仿佛在思考。

“我真的还不知道。去年假期我在一家店里当过店员。我每星期大约赚五镑。可是工作非常辛苦。有个姑娘告诉我说当女招待有小费，可以赚得多些。”

“可是，你会恨这种工作的。你想想，把一份肉，两份菜端给那些叫人恶心的旅行推销员，而他们把你呼来唤去叫唤着‘咻，小姐’，你受得了吗？”

“我倒真的不在乎，只要钱来得正当就行。”塔里娜答道。

“难道钱就是那么重要吗？”

塔里娜转过身去看着窗外楼下冷清的院子，她的脸侧了过去。吉蒂顿时想到这是一张非常可爱的脸，多么纤细娇嫩，黑色的头发从椭圆的前额波浪般地向后卷曲，在这张脸里蕴藏着一种心灵的美。

“对，钱是非常重要的，”她停了一下，把每个字慢慢地从她口里吐出来。

“妈妈爹爹为了送我来念书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唉，我知道我得到了奖学金，可那不够支付所有的费用。假如我不到剑桥来，我就可以赚钱，每个星期都可以送点钱给家里。”

“可是，塔里娜，你父亲肯定有薪水吧？”吉蒂大声说。

“当然有，”塔里娜答道，“他是伦敦东头的教区牧师，这教区很穷，捐款少得可怜，父亲付完教区地方税及其它强制性的捐款后，充其量他每年还剩下四百镑，当然还得付所得税，不仅牧师薪水要付税，连他收来的复活节捐款也要付税。”

塔里娜的声音里突然出现了辛酸的语调，这时吉蒂忽然激动地站起身来跑到她身边。

“唉，塔里娜，我很抱歉，”她一把抱住了她的朋友说，“我不应该提这些问题，我太粗心，太娇生惯养了——钱把我惯坏了。要是你能让我帮你就好了。”

“喂，吉蒂，这事我们以前也争论过，你老是这样讲，可我有我的自尊心。”

塔里娜又笑了一下，她从窗边转身走到五屉柜前拿出衣服放进手提箱。

“我明白，”吉蒂若有所思地说。“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叫人讨厌的老顽固，尽说什么自尊自重啦，不白吃别人的饭啦，要自食其力啦，诸如此类的讨厌的老古板规矩。”

现在连想也没有人这样想了。”

“只有格雷兹布鲁克一家是例外，”塔里娜又说。“他们都很特别——父亲，母亲，唐纳德、埃德温娜和我。我们都有自尊心。”

她摆出姿势，把她刚从抽屉里拿出的一个白布假领戴在头上，扮成女招待的样子。

“你看，我这不是在酒店里吗？”她说。“哦，先生，请尝尝马铃薯肉馅饼，是昨天的剩菜，味道可美啦。”

吉蒂突然尖声大叫起来，叫得那么刺耳，那么突然，塔里娜吓得连白布假领也掉在地上，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吉蒂，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吓着了你吗？”

“不，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吉蒂喘不过气来似地说。“听着，塔里娜，你听我说，我给你找到了一件工作。”

“找到了工作？”塔里娜问道。

“对！塔里娜，请你答应一定听我的。这是我想出的最好的主意。”

“到底是什么？”塔里娜怀疑地问。

“好吧，听我从头说起，”吉蒂说。“你知道我在家里是多么难受，我告诉过你好多次了。”

“是的，我知道你告诉过我的那些事，”塔里娜同意说。“不过，我一直不十分相信。”

“那么，我保证对你说的是真话，完全是真话，”吉蒂答道。“我恨我的继母，她也恨我。父亲总是太忙顾不上我，说真的，我一想到回家，心里就厌恶。在十月开学前这段时期，我真不知怎么过才好。我来到剑桥，只是为了能离开家。”

“可怜的吉蒂，”塔里娜同情地微笑了一下。

“同情也没有用，是我不得不过这种日子，反正不是你，”吉蒂说。“我刚才想到，为什么你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呢？两天前，我收到继母的信，说她很忙，如果我能带个好朋友回家跟我作伴，倒是个好主意。现在你懂了吗？”

“我不知道你的继母会不会认为我还好，”塔里娜说。“如果是你想请我去住，吉蒂，那么，就谢谢你了。然而我还得找工作。”

“可这就是你的工作，你还不明白吗？你陪我回去，我付你钱。哎呀，塔里娜，请别太死心眼了。这不仅为你找到工作，而且还救了我的命。”

“别傻了，吉蒂。另外找个好朋友，让她陪你吧。”

“可是，除了你我没有别的朋友，那是你知道的。在这里你是我唯一喜欢的人。”

“你不一定非要在剑桥找一个朋友呀，”塔里娜说。“你在伦敦认识的那些人怎么样？”

“她们都是我继母的朋友，大多数姑娘都是势利的糊涂虫。我讨厌她们。如果你要知道实情，我觉得她们看不起我。”

“吉蒂，你尽说假话！”

“这是真的，”吉蒂突然激动地说。“你想我有那么笨，连他们把我们当作暴发户都看不出来吗，唉，我知道我父亲可以买到他要买的任何东西——房屋，游艇，轿车，飞机，可是用钱是买不到社会地位的——至少买不到真正的社会地位。我继母是厚脸皮，我可不是。我听说过别人议论我们，我看见过他们是怎样看我的。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样想的。”

“唉，吉蒂，你别这么讲。我肯定这不是真实的。你是这么漂亮，这么快活，你……你有一切。”

“一切！”吉蒂叫喊道：“你讲什么一切呀；你有一个疼爱你的家庭，他们爱你，关心你的一切，需要你和他们在一起。我除了钱什么也没有。钱！钱！老实说，你没法爱它、吻它。它不过是个冷酷无情的东西。”

吉蒂的声音突然变了；塔里娜看着她，在她黑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真不愿意见到你这样难过，吉蒂，”她同情地说。“你知道要是我能帮助你就好了。”

“如果你请愿，你是能帮忙的。”吉蒂答道：“去到我那象地狱的家，来看看我是怎样受罪的！来帮助我勇敢地面对继母对我的冷嘲热讽，仆人们的厚颜无耻。在那里除了拼命想爬过那个不欢迎我的上层社会外没有其它事可干。”

“但是，吉蒂……”塔里娜开口说道。

“不要老是说‘但是’，也不要光表示同情，如果你真正关心我，那就看你的行动了。”

“我是真正关心你的，你是知道的，”塔里娜说。

吉蒂不耐烦地顿了一下脚，用手帕擦擦眼泪。

“这难道就是你表示同情的方法？”她说。“你宁可去酒店干活，也不愿帮我的忙。”

“明确地讲，你要我干什么吧？”塔里娜说。

“我要你陪我回家去。只要你肯去，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每星期十镑，二十镑都行。”

“可是，我不能要你的钱，”塔里娜说。

“为什么不？”吉蒂绷着脸问道。“你可以拿别人的钱。难道我的钱是脏的，或者是不配，所以你不屑于碰它？”

“唉，吉蒂，吉蒂，别对我那么讲吧！”

“我很抱歉，塔里娜，但是钱总是妨碍我得到在生活中想得到的东西，现在又不让我得到你。”

吉蒂突然痛哭起来，眼泪象泛滥的河水从她那双大眼睛流淌下来。

“哎呀，不，不要这样，”塔里娜请求说。“别哭了，吉蒂，只要你不哭，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我真受不了。”

眼泪止住了，声音还有点哽咽，吉蒂说：

“你答应？你答应和我一起回去。”

“我试试看……不，我答应你，”塔里娜急忙改口说，害怕吉蒂又哭起来。仿佛云散天开，太阳又出来了。不一会儿吉蒂的红唇边露出了笑容，眼睛闪亮起来，尽管睫毛还是湿的。她以坚定的姿势翘了一下那小而翘起的鼻子。

“你答应啦，”她得意洋洋地说。

“是的，我知道，”塔里娜不无后悔地答道：“我陪你回去，但是我不要钱。”

“你一定得拿钱，”吉蒂叫道：“不然我把钱全都花了，买一只钻石手圈或者别的什么对你毫无用处的东西送给你。”

“好吧，”塔里娜勉强同意。“你每星期给我五镑。我陪你住三个星期，以后我再去找工作。”

“我不会让你走的，”吉蒂说。“只要一旦你看到了你所要看的，你就会明白，你不能离开我。”

“嗯，我们走着瞧吧，”塔里娜答道，“不过，要提醒你，我真的不要你的钱。”

“你不要钱，可是你父母需要，还有唐纳德和埃德温娜——你不能否认吧。”

“不，我不否认，”塔里娜说。“好，吉蒂，你赢了。不过，我想你继母不一定会高兴见到我。”

“等一下，我有个主意了！”吉蒂大声说。“一个绝妙的主意。我要告诉我继母说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她喜欢让我结交的人。唉，塔里娜。别做出不赞成的样子。”

我了解伊琳而你了解。我想她大概是世界上最势利的人。”

“老是那样，”塔里娜笑着说。“对一个为生活而奋斗的牧师的女儿，她是不会刮目相看的。”

“她不会知道他是个为生活而奋斗的牧师，除非你告诉她，”吉蒂答道：“毕竟，格雷兹布鲁克还是个很不错的名字。”

塔里娜不知不觉地翘起了下巴。

“这个家族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做过许多贡献。”

“嗯，正是那样，”吉蒂得意地说。“我们可以对她这么讲。还可以讲讲你的祖母，你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塔里娜伯爵夫人……她娘家姓什么呀？”

“巴夫托伊斯基，”塔里娜答道：“可是，这不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十月革命后，白俄是不值一文的。我祖母来到这边是想找个管家的工作，这样，我祖父就遇见了她。”

“家丑不可外扬，”吉蒂笑起来了。“要么，只告诉伊琳你祖母是白俄，是沙皇的密友。”

“她的父亲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塔里娜更正说。

“这更好了！”吉蒂赞许地说。

“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使我变成上流社会的小姐。”

“哦，当然可以，”吉蒂纠正说。“我要告诉她你非常有钱，你家住在加拿大——这样无论如何不会让我们把你家里人请出来了——在你准备花费你的百万家产之前，你只不过是来到剑桥消磨消磨时间而已。”

“噢，你真荒唐！”塔里娜笑着说。“好象别人会相信似的。”

“为什么不会呢？”吉蒂说，“而且伊琳是够笨的。”

“她一看见我穿的衣服，即使再笨也不会相信我有钱，”塔里娜嘲笑地说。吉蒂用手捂住了嘴。

“我倒没有想到这件事，我多笨呀！这倒是真的；伊琳和她的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贴身女仆一见到你进屋子，马上就会围着你窥视你衣服上的商标的。”

“看，正是这样，”塔里娜说，“一位给我父亲打扫教堂的老太婆常讲：‘说出真话，羞杀魔鬼。’”

“不，别急，我还有主意，”吉蒂说。“我会告诉伊琳说你准备乘船回加拿大去，行李先运走了；正在你要搭火车去利物浦转船时，我没让你去，把你请来我家了。”

“那有什么用呢？”塔里娜讽刺地问。“我现在穿的这套衣服三年前只值三镑十先令。连你的继母也不会相信这是在哈代？阿迈斯商店买的。”

“你穿的这套衣服正是在哈代？阿迈斯买的，”吉蒂回答说：“因为是我自己在那里买的。”

“哎，吉蒂……”塔里娜刚开口说话，可吉蒂的声音盖过了她。

“你还不明白吗，设想你的衣服运回加拿大了，你得穿我的。我们两人恰好同一尺码。说真的，我有许多新衣服伊琳从未见过，所以不管怎样我能给你装一手提箱——就是你随身带着过夜的那类东西。啊，塔里娜！一切真太简单了。我全都想出来了，你用不着反对。”

“哼，我有充份理由反对，”塔里娜叫道。“我不想欺骗你的继母，也不想撒谎。”

“求求你，求求你，”吉蒂请求说。“只是为了让我高兴，只是为了把事情弄得好办些。如果我回去讲我从剑桥带回一个朋友，她马上就会开始提出各种问题。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接着她会瞧不起你，还会以势利眼光看你，对你嗤之以鼻。她私下还会对我说这是白费钱，好象我找不到他们所想的象样的朋友。”

吉蒂摊开了双臂。

“塔里娜，别让我受罪吧。在过去的假期里我受够了。我真太苦了，我

发过誓再也不回家，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呀！”

吉蒂的蓝眼睛里又充满泪水，她见塔里娜没有开口，便继续说道：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情况是那么不同，父亲也不是现在这样，他更容易亲近而且慈祥多了，虽然我有点怕他，我更爱他。要是母亲还在，我什么也不会在乎。”

吉蒂深深叹了口气。

“后来，”她接着说，“母亲去世了，事情都变了。父亲只是拼命工作，越来越有钱了。我只有佣人陪着，一天一天地、一周又一周地感到空虚寂寞。那时我有保姆，管家，家庭教师和游戏老师，可没有人能帮我免除寂寞的感觉，也没有人理解我在母亲死后对生活消沉的心情。”

泪水顺着吉蒂的脸颊流下来。她毫不理会，继续往下讲。

“这事太带讽刺意味了，是不是？你希望和家人在一起，可你没钱，而我买得起世界上一切东西，但是却不能买回在另一世界的母亲。”

塔里娜一下子跑过去抱住了吉蒂。

“我决心和你一起回去，”她安慰地说。“也许我不近情理，太自私了，在你要干什么时总是迟疑不决。你一定要快快活活的，吉蒂。你母亲一定不喜欢看到你这么烦恼忧伤的，世上有那么多幸福，只要你愿意，一定会找到的。”

吉蒂紧紧搂了搂塔里娜，擦干了眼泪。

“好，我们得订出计划，”她实事求是地说。

塔里娜看了一下她那装了一半的提箱。

“我还是宁可讲真话，”她说。

“假如你那样做，就会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堪，”吉蒂反驳说，“不，你一定得照我说的去做。你必须是个加拿大富翁的女儿。你母亲可以是英国人，因为从你的口音可以认出。我父亲去过美国好多次，但从未听他说到过加拿大，这样

就排除了他见过你的父亲的可能性。你来到英国是要得到一个学位。可是，当然你将来是不准备当医生什么的。你回家后就只是过享受的生活了。”

“你要我扮演的角色大难了，”塔里娜说。

“啊，别担心。一旦伊琳对你印象不错，她就不会多提问题了。她太自私了，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如果她提的问题使你不舒服，就用话把她扯开，不妨问问她的首饰或她的时装。这是除了社交以外她唯一感兴趣的事。”

“噢，对社交我实在一无所知。”

“那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吉蒂说。“你就说在英国你没有认识的人，因为在这里只呆了两个学期。”

“再说，对加拿大我知道得更少了。如果我是从那里来的，我应该说我住在哪个地方呢？”

“嗯，在蒙特利尔，”吉蒂答道。“你记得那个红头发的一年级学生，她是从蒙特利尔来，她的名字叫迈克考尔。”

“可她是本乡本土的，我们没法学她，所以她也帮不上忙，”塔里娜笑着说。

“你老是唱反调吧，塔里娜！”

“我自己的衣服怎么办？”

“为什么不先托运回家呢？”

“这个办法不错，”塔里娜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跟着回去了。”她顿了一下又突然继续说下去。“可你继母，她会怎样想呢？说真的，她长得什么模样呀？”

“我给你看看她是什么模样，”吉蒂回答道。

她拉开门，塔里娜听见她跑下走廊进了一个女大学生的房间。塔里娜叹了口气，接着自言自语说，

“我做错了吗？我应该拒绝这样做吗？”

她对吉蒂为她安排的角色踌躇不安。同时她又感到，自从她们初次在剑桥车站见面后，她就喜欢上了这个浅黄头发的姑娘。

那是十月里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她那天曾经感到既有点胆怯而又有点紧张。她得到奖学金来剑桥上学，可她完全意识到她之所以能上这儿来，她父母承担了多大的牺牲。

她能到吉尔敦求学，想起来又高兴又激动；可是她走出剑桥车站站台时，她顿时觉得自己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她到底只是一个小姑娘，一个无知的、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她注定会不及格，会不光彩地退学的。

这时，她看见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里着她，两片红嘴唇对着她笑，听见一个声音说：

“我看出你要去吉尔敦。你也是一年级新生吗？”

塔里娜的眼睛转到刚才对她讲话的那个姑娘的提箱的标记上，就在那时，两人之间产生了友情。在陌生面孔的人海裡，在奇风异俗的海洋中，在冷漠无情、忙乱喧闹的世界上，她们人地生疏，什么都不懂，这些就使这两个年轻姑娘紧紧连在一起了。

自那以后，塔里娜渐渐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豪放不羁的吉蒂。这姑娘的情绪时而狂欢，时而沮丧，时而对人慷慨大方，时而对不满意的事深恶痛绝；家有万贯家财，对金钱却又表示出厌恶和轻视。

象吉蒂这样类型的人物，塔里娜一生从未遇见过。说也奇怪，也许在某些方面，她们非常相似，所以至少就剑桥而言，她们成了难以分离的伙伴。

塔里娜的情绪稳定得多。她有个深深内在的信念，这是吉蒂所缺少的。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她们对彼此的交往是完全满意的。

吉蒂匆忙地回到了房里。

“我知道米丽生特存有《闲谈者报》，”她说。“上星期报上刊登了伊琳的相片。

你问我她象什么模样，就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她打开报纸，一下扔在桌上。塔里娜弯下腰看去，一这是一张在舞会上用闪光灯拍的照片。标题是：

美丽的纽百里夫人和

迈克尔·塔兰特先生共进晚餐。

塔里娜仔细看了。纽百里太太确实非常漂亮，衣着极为精致。“这是一张冷酷的脸，”她想。但也许她错看了她，从一张报纸上的照片很难看出真面目。她的继母的容貌显然是美的。

仅仅是她这一身时装所花的钱就够格雷兹布鲁克一家过一年的了，塔里娜心里想，接着，她抑制了自己这种想法，意识到这是妒忌。她的眼光从纽百里太太移到相片中她的同伴那里——那是一个有一张清瘦，漂亮的脸，

方方的下巴，高高的颧骨的年轻人。

这是一张非常吸引人的面孔，她几乎是不由自主地问道：

“迈克尔？塔兰特是什么样的人？”

吉蒂耸了耸肩。

“我想是伊琳的一个追随者。伊琳和父亲刚结婚时，伊琳坚持继续保持她所谓的‘男朋友’。起初，他们常为这而争吵，后来父亲不再管了。我想他除了赚钱以外什么也不关心了。这样，这些骗女人的骗子和吃白食的食客就当成了没有人理解的、寂寞、可怜的纽百里太太的寄生虫。”

吉蒂不愉快地冷笑了一声。

“哦，她能得到大量的同情，我敢说，这些同情不断涌来，都是父亲最好的香槟酒和最粗的雪茄烟招引的。”

“别，吉蒂，别这么讲。”

塔里娜严厉地说。吉蒂睁大眼睛转身望着她。

“怎么啦？”

“我讨厌你这样讲话，”塔里娜说：“这会损害你的。这么多挖苦话象毒药一样会腐蚀你的。你不必去想那些事。”

“可是，那都是真的，”吉蒂坚持说。

“你怎么知道呢？就拿这个人来说吧，看起来他不像是那样的人。看看他的脸就知道。”

“我不想看，”吉蒂使性子地说：“只要是他陪着伊琳，我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了。”

等着瞧吧。”

“我不相信，”塔里娜说。

她的声音很低，几乎象是对自己说的。

“你会发现我讲的全是真话！”吉蒂说：“好了，来吧，汽车在下午三点来接我。”

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糟透的旅行了。这意味着还得在伦敦换车。我带着那么多行李，几乎没法换车。所以我告诉他们派一辆罗埃斯轿车来。”

“吉蒂，我真害怕。别让我去吧。”

“你答应过了。”吉蒂说：“你不能反悔。”

“我要打电话给我妈，解释一下我要做什么。”塔里娜说：“他们是指望我回家的。”

我还打算在家无论如何也要住上两三天哩。”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但是我敢说他们不会生气的。唐纳德正在出麻疹，克里斯汀姨妈也去了，再多一个人，就会添许多麻烦。”

“把第一个星期的工资寄给他们，”吉蒂说。

她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取出一只装得满满的皮夹子。

“我刚兑了一张支票，准备给服务员小费，”她说：“我还要付书店的帐。不过，那可以缓一点。这是一张五镑的钞票，由邮局寄出比较方便些。”

她把钱递给塔里娜，可她把手藏在背后。

“我不要你的钱，吉蒂。”

“那好，”吉蒂答道：“我去打电话给花店，叫他们给你母亲送五镑钱的花。我知道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她毫不动摇地向门口走去，塔里娜急忙伸手拦住了她。

“不，吉蒂，不。我相信你真去那样做。这样浪费钱，我简直受不了。”

塔里娜从吉蒂手里接过钱，轻轻在她脸上吻了一下，接着走到写字台那里。她写了一封短信，连同五镑钱装进了信封，写好她母亲的地址。

“现在，我要下楼去打电话，”她说。

“我也要去收拾一下。”吉蒂对她说，她从地板上拾起长大衣，搭在肩上。

“我现在真正盼望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她说：“有你在那里，简直太好了。”

她走出房门后，塔里娜打开钱包准备找点零钱去打电话。她把钱包拿在手里，转向房门，接着犹豫了一下。

《闲谈者报》还摊开在桌上。仿佛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慢慢地把她吸引到了报纸上。

她站住了，低头看着这两个坐在一起吃晚餐的人——这个雅致老练的妇女和一个面孔清秀眼睛深邃的青年人。

“他长相很聪明，”塔里娜想。他果真象吉蒂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食客，是一个江湖骗子吗？

她想到这里，顿时觉得难受和厌恶。她有点气愤地一下掩上了《闲谈者报》，穿过房间，把它扔进了废纸篓。

假如照片上的人对任何人、对自己都是废物，全都没有好处，那么废纸篓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第二章

“我真不该来的。”

塔里娜几乎说出声来。轿车驶离了大路，穿过了两侧有守门人小屋的宅第大门，驶向远处那所大厦。

她是被吉蒂的恳求拉到这里来的。现在她觉得她同意这样轻率的计划，该有多蠢啊。

可是太迟了。这所大厦已在眼前——它新而低，白得耀目，比她预料的要大得多了。

“我真害怕，”她轻轻对吉蒂说，好叫司机无法听见。

“胡说，”吉蒂答，“这才有趣哩。”

这所大厦被称为厄尔利伍德，是一所有立柱的意大利式建筑物，底层房间的窗外便是阳台。屋顶是低而平的。它是那么巨大，大得不是引起赞叹，而是使人生畏。由于房屋漆成了白色，也许还由于它周围的植物是精心培植以供观赏的，使塔里娜觉得是在看一张广告画，而不是在看真的东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称作是一个普通的家。

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仆跑下台阶打开了车门。

“来吧，”吉蒂不耐烦地说。

她跳下汽车，塔里娜跟着下来。她们走进大厅，这间方形的大厅给了她一个惊人的印象，仿佛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发亮，地板、家俱、穿衣镜、银器、铜器——一切都在反射、再反射，使她眼花撩乱。

“我父亲在家吗，莫理斯？”她听见吉蒂在问管家。

“纽百里先生在伦敦，吉蒂小姐，太太在下面游泳池里。”

“她收到我的信没有，就是关于格雷兹布鲁克小姐陪我回家的事？”吉蒂问。

“收到了，小姐，是我自己送给她的。她说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将住在紫丁香房，靠近你的房间。”

“那就行了，”吉蒂说。“来吧，塔里娜。”

她带路走进了一个长长的房间，几乎有整幢房子的一半长。它非常精致，简直是太奢华大浪费了。这不仅是由于塔里娜习惯了朴素的东西，而是因为她觉得沙发上的锦缎太富丽了，丝绸窗帘太厚实了，坐垫的刺绣太讲究了，仿佛像是博物院的陈列品。那些地毯、家俱和绘画都使她产生了同样的印象。

吉蒂瞧着她四处张望。

“父亲说古董摆设也是一种投资，”她过了一会儿说。

在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愤慨的味道，塔里娜不得不避开她的眼睛。她不能理解一个人布置屋子只是为了多少年后它们本身的价值会大大增加。

“我们到游泳池去吧，”吉蒂考虑了一下说。“让伊琳看看你是多么时髦。随后我们就换上轻便舒适的衣服。我有些非常漂亮的棉布衣服放在楼上，伊琳从来没有见过。”

塔里娜忽然抓住了椅背。

“让我走，吉蒂，”她请求说。“本来我觉得到这里来很有趣，所有的安排也很有意思，可是我害怕极了。我要回到伯蒙德赛的牧师住宅，宁可看到家里楼梯上的旧地毯，褪了色的椅套，剥落了油漆，可是觉得自己是在家里，我要还我本来的面目。我并不觉得我是有钱有势的人。”

“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吉蒂说。

她挽住塔里娜的肩膀，把她带到两扇窗子中间的一面安妮女王式大镜子前面。

塔里娜仔细照了一下镜子。她看见一张显得特别娇嫩秀丽的小脸，和一个尖尖的下巴。一点不错，正是她自己。但其余的显然是属于别人的：一顶用羽毛点缀的俊俏的小红帽，非常时髦地戴在她的黑发上，可以使整条的邦德大街为之倾倒。一会轻软的红色花呢衣服——上衣、手套和提包配上了丝绒纽扣——这副行头衬出了她苗条的身段，简直像妇女杂志封面上的人物。

“我的天哪，这完全不像我啦！”塔里娜说。吉蒂也笑起来了。

“美丽和富有的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她说：“你真相信在他们看到你时还会不承认吗？”

老实讲，塔里娜自己也无法否认。她确实很难辨认出自己了。吉蒂的衣服使她变了样。她原来一直穿的是不合身的衣服，把她那苗条的臀部，纤细的腰肢和丰满柔软的胸脯都掩盖住了。现在在大镜子前面，她看出衣着能叫人完全变个样子。

“跟我来，”她说：“我们必须给伊琳一个好印象。”

塔里娜默默无言，因为她没法再争辩了。她随着她来到窗外的阳台上。那里有台阶通向咤紫嫣红的花园——那里有所有能想象出的不同颜色的玫瑰，花园里种着长方条的青草，镶成花边，颜色是这样鲜艳，使人惊叹不已。

它们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正如太阳光一样使人陶醉。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地方，”塔里娜说。

“父亲布置这个花园花费了很多钱，”吉蒂用生硬刺耳的声音回答说。

她们沿着小径走去，弯弯曲曲地穿过鲜花盛开的灌木丛，再越过设计精巧配有水池的花园，直到走近游泳池。

塔里娜从未见过面积有这么大、水有这么蓝的私人游泳池。在一个颇有点儿好莱坞气派的大帐篷前面，有许多塑料气垫床，可供人们游泳后躺着晾晒休息之用。

一台电唱机在放着轻音乐。这时有个男人从大帐篷里出来给一个躺在阳光下的妇女递上一大杯饮料，杯中的冰块在叮叮作响。

“嗨，伊琳！”

吉蒂的声音在呼唤，那个女人抬起头来。她很漂亮，这是毫无疑问的。她有金黄色的头发，灵活的蓝眼睛，穿着一件白缎子的游泳衣，镶着蓝边，剪裁得十分合身。

她慢吞吞地坐了起来，在有点苍白的面孔上她的嘴唇显得格外鲜红；她的足趾也涂上了同样鲜艳的颜色。

“哦，你回来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奇特，与她的美貌完全不相称。这声音很难听，并且拉得有点长，她的发音也使人感到有一种不愉快的吸引力。

“她象一只美丽的猫，”塔里娜跟着吉蒂绕过游泳池，突然这么想。

“是的，我们来了，”吉蒂说：“这是我的朋友塔里娜？格雷兹布鲁克。”

伊琳伸出手来，尽管在阳光下，她的手指还是冰冷的。

“我很高兴你能和吉蒂一起来，”伊琳有礼貌地说；“我收到她的信说你本来要回加拿大，可她说服了你来我家作客。”

“我非常感谢你的接待，”塔里娜有点腴地说。

“贵客越多越受欢迎，这是这家的格言，”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塔里娜吃了一惊，她忘记了这就是她扫了一眼的那个端来饮料的人。这时她仔细看着他，几乎叫喊出来。

他非常象《闲谈者报》上刊登的他的照片，然而他本人可比照片漂亮得多了。他的皮肤是黄褐色的，看来好象他有许多时间是躺在阳光下消磨过去的。他的眼珠是黑色的，炯炯有光，他的嘴坚实有力，衬托着一个方方的下巴。

“他很可爱，”她本能地想到，接着她立刻记起吉蒂告诉过她的事，突然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一种几乎是厌恶的情绪掠过她的心头。

“你的冷饮，”迈克尔？塔兰特说，几乎是很客气地把它放在伊琳前面。

“姑娘们想要点什么吗？”

“当然，”吉蒂答道：“我也要一林真正调得很好的鸡尾酒，塔里娜也一样，不过我们得先换衣服。”

“吉蒂告诉我说你父亲在加拿大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伊琳说。

塔里娜觉得自己脸红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讲哩，”她答道。

“他当然是，”吉蒂说：“一提到她父亲，她总很谦虚。但是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玩起‘我的爸爸比你的有钱’的古老的儿童游戏时，塔里娜老是赢，这太不公平了。”

“你得告诉瓦尔特快加把劲，”伊琳慢吞吞地说。“来个小小的竞争对他

有好处。”

“你是从加拿大那地方来的？”迈克尔·塔兰特问道。

“在没有给你介绍以前，不许你提问，”吉蒂对他说：“现在我介绍，这是塔兰特先生，这是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塔里娜，这是迈克尔。”

“你好！”迈克尔有点好笑地说，并伸出手来。

塔里娜握住了他的手，她一接触到他，不知怎么便觉得温暖和安慰。她不由自主地发觉自己的畏惧心理逐渐烟消云散了。不过伊琳向她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使她的心又飞快地跳了起来。

“你本来打算乘坐‘不列颠皇后号’回家吗？”

“当然是的，订的是皇家套间，”吉蒂代她答道。“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行李统统运到利物浦去了。但是那没关系。她和我同一尺码，我们经常换着衣服穿的。”

“如果它们都像你从剑桥回家时那样弄得一团糟，那就对不起格雷兹布鲁克小姐了。”伊琳板着脸说。

“好吧，我打算给她找点凉爽的衣服穿，”吉蒂答道：“别忘了在我们回来时，把鸡尾酒给我准备好啊。”

“我不会忘记的，”迈克尔·塔兰特回答说。

塔里娜很快转身走了。她感觉他是想表示友好，她不想作出反应。然而，当她绕着游泳池走过去时，虽然没有朝后看，她却清晰地意识到他的眼睛在跟着她转。

他在想什么呢？她感到纳闷。他在估计她究竟有多富么？或者他担心她是另一个寄生虫想钻进来坏他的事？

她的嘴唇突然向上一翘显出蔑视的样子。她多么厌恶那样的人！她想到父亲如何辛勤地工作，想着父亲干了一个星期教区工作后的瘦弱身体和满脸的皱纹。她想到那些日夜不停地访问他的人，想到他怎样顶风冒雪去探望垂死的病人。他买不起汽车。他时常因为时间太晚，公共汽车停驶，只好长途跋涉。

这时，她看不见花园里百花盛开，听不到丛林中的百鸟争鸣。她只听到母亲对她说：“亲爱的，你的鞋还得再穿上几个月，我简直省不出钱来买新的”。她的鞋漏水，坐下时，就必须把脚藏在椅子下，怕别人看见鞋子的裂口。

这些人能知道什么是生活吗？他们知道买双新鞋就意味着省吃俭用，得小心地节省每一个便士，这些他们能体会吗？

她们进了屋子，塔里娜努力摆脱刚才所想的一切。

“来看看我的房间，”吉蒂说：“它确实很漂亮。”

她们跑上了楼，吉蒂的卧室非常精致。全部窗帘是粉红色的，一张小小的有四根立柱的床，上面铺着法国软缎床罩。

“暖，吉蒂，让我讲真话吧，”塔里娜请求说：“我知道我会被揭露的。在塔兰特先生问我从加拿大什么地方来的时候，他脸上的神色我可不爱看”

“别理他，”吉蒂答道：“他跟伊琳那些听谁的猫儿没有两样。还有比利，他蠢极了。如果你一下子问他加拿大在地图上什么地方，他一定说不出来。艾立克也差不多一样糟，不过他参过军，走的地方要多些。当然，他有办法让人每年请他到拿骚这个地方去玩，总有人准备给他付船费。”

“不知怎么的，我认为塔兰特先生并不是那样的，”塔里娜说。

“叫他迈克尔，”吉蒂告诫说。“我从来不记住他们的姓。他们只是伊琳寻欢作乐的朋友，只配用教名——除非你象伊琳那样，喜欢都叫他们‘亲爱的’”

“你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塔里娜问：“你继母似乎还挺不错的嘛。”

“不错？”吉蒂笑了一下，却没有高兴的样子。“你还不知道她哩。只要她以为你是有地位的，她就会对你很好。我在电话上给她带去非常详细的口信。她的一个秘书贝利小姐用速记记了下来，所以我知道伊琳会一字不漏地收到它。”

“我想要是你没有打电话该多好，”塔里娜说。

“反正是打了，”吉蒂得意洋洋地说，“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穿什么好。”

一刻钟以后，她们走回了游泳池。塔里娜穿着一件红珊瑚色柞丝绸衣，下摆非常宽大。裙子的下面有好几层衬裙。这衣服使她的腰肢更显得纤细并且显出她那未经风吹日晒的白嫩颈项和手臂的美。

吉蒂穿了蓝色衣服，远较红珊瑚色更为适合她那白皙的皮肤。

“我爱鲜明的颜色，所以我买了那套红衣服，”她说：“可是我知道我应该坚持穿蓝色和绿色，虽然它们不知怎么地总好象有点乏味。”

“在你身上并不乏味，”塔里娜微笑说：“它适合你的眼睛。可是我仍然高兴你买了这套火红色的衣服，”她用手摸了一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衣服。”

“你应该穿这个颜色，”吉蒂说。

“我知道，”塔里娜答道：“但它容易脏。”

她刚说完这话，就感到懊悔。这些话不知怎么地使她产生不快的感觉，使她清晰地回想到她应该穿带有塑料围裙的衣服，好下厨帮助妈妈做饭。

她们走到了游泳池，吉蒂年轻的声音从水上传来。

“我们来了。我们的鸡尾酒呢？”

她们的到来明显地惊扰了坐在池边的两个人。迈克尔的脸正紧紧靠着伊琳的脸。塔里娜觉得他两人都有点吓了一跳，很快就分开了。迈克尔顿了一下赶忙站起来。

“鸡尾酒放在冰上了，”他高声说道：“我调的鸡尾酒可以说是智能的结晶，既有诱惑力又很好喝。”

“最好尝了再锐，”吉蒂快活地说。

“是这样，”迈克尔回答道。

“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调和鸡尾酒比迈克尔调得更好，”伊琳说，她的话听起来有些过份亲密。

“她爱上了他，”塔里娜瞧着她，心里想道。

这是毫无疑问的。伊琳正注视着迈克尔，看他进帐篷去又回转来，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

“她很美，”塔里娜想，然而在仔细端详以后，她认为这个形容词用在伊琳身上并不是那么恰当。严格地说她并不那么美。可是她给人一个美的印象。毕竟她的容貌似乎有点平凡，似乎缺少了什么似的。

很难看出缺少了什么，因为除了她的外表叫人赞叹外，人们也记不起什么别的方面了。

从她头上每根头发到手上最小的指甲，每样东西都是那样讲究，都经过精心的修饰、勾画、烫卷和打扮，直到她这件成品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现在尝尝吧。”

迈克尔正站在塔里娜的身后，她抬头看看他。他们两人的眼睛相遇在一起。她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他深深地注视着她的脸，是想寻找什么似的，究竟是什么，她也拿不准，不过她有点害怕。她垂下了眼睛。

“唔，真好喝，”吉蒂喊了起来。“用什么调的。”

“爱情果，杜松子酒和我的一种秘密配料，”迈克尔答道：“是什么秘方我不想说出来，因为我想申请专利。我将把它称作‘迈克尔的吻’，或者类似这样令人作呕的名字，这样，销路肯定会好的。”

“说不定真的会销路好呢，”伊琳说。“如果你能帮我推销，无疑会风行全世界，”迈克尔答道。

她从她的黑睫毛下看了看他，她的目光很清楚地表明她十分愿意为他效劳。他还没有回答，吉蒂就用不自然的尖声说。

“父亲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也不在家？”

“我想他在忙，”伊琳慢吞吞地说。“要赚钱，就得花掉很多时间。”

“看来是这样，”吉蒂答道。

她一边说一边恶意地扫了迈克尔一眼，然后站起身来。

“来吧，塔里娜。我带你去看花园里另外的地方。”

她走开了，意思让塔里娜跟着她走。吉蒂显然是故意表现得没有礼貌。但是伊琳难以察觉地微微耸了耸肩，扬了扬眉毛，暗示着她这样粗鲁无礼全在自己意料之中，这细节没有逃过塔里娜的眼睛。

她们走到了别人听不见的地方，塔里娜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

“做什么呀？”吉蒂问道。

“象那样讲话，多么难听。”

“我就是这意思，”吉蒂温怒地反驳说。“你把我当作那样的傻瓜，连他们在想干什么我都看不出吗？伊琳爱上了迈克尔。她准备大把大把地花掉父亲的钱，而他也会受之无愧。这真叫我恶心。”

“我想她只是让你觉得受不了罢了，”塔里娜说。“你千万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吉蒂，那会伤身体的。忘记你的继母吧。只当她是另外一个人。别让她的所作所为伤害你。”

“可是它们确实伤害了我，你还不明白吗？确实是那样，我实在没有办法，”吉蒂踩着脚回答说。

塔里娜挽住吉蒂的手臂，轻轻地压了一下，表示同情。

“我真高兴有你来陪我，”吉蒂接着说。“因为有你在这里，一切都变得好多了，你明白吗？要是只有我独自一人，又没有人跟我谈心，我会忍受不了的。”

“但是，你有你的……”塔里娜开始说，只是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就听得吉蒂大声叫唤。

“父亲！”她叫喊着从塔里娜身边跑开，向花园那头跑去。

有个男人正从住宅的阶梯上走下来。他穿着一身黑色服装，好象刚从办公室出来。

他长得矮小，有点发胖了，灰白头发。塔里娜顿时觉得一阵失望。

她不知怎么地指望吉蒂的父亲长得很漂亮，能和美貌的伊琳相配，而这个中年人长得很老，而且当她走近他身边时，她即刻产生了一种不喜欢他

的感觉。为什么呢，她也不知道。

“父亲，这是塔里娜，”吉蒂介绍说。

一只粗大的手向塔里娜伸过来。

“我非常高兴欢迎我女儿的朋友，”纽百里先生说。

在他说话的声音里显然有一种不太清楚的，很模糊的语调，使塔里娜听出他不是英国人。

“谢谢你的接待，”塔里娜说得很快，尽管面带笑容对他表示友好，然而他们中间似乎存在无形的障碍。

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它们是冷淡，隐秘和精明的。她感觉地企图看透她，要看见表面下更深的东西。

“吉蒂很少告诉我她在剑桥的事，”他说。“现在你可以对我们讲讲她的情况了。”

她这个学期学得如何？”

“我觉得她学习十分用功，”塔里娜很快地说。

吉蒂笑出声来了。

“别相信她。我才不那样子哩，可我过得很快活。我宁可呆在吉尔敦，也不愿意像伊琳要求我的那样：跑到伦敦跟在别人后面游荡。我讨厌社交舞会，更讨厌那些参加舞会的年轻人。”

纽百里微笑地看着塔里娜。

“她是像我那样喜欢工作吗？”他问。“还是说，她只是想逃避社交生活，觉得它冷漠无情呢？”

他不等问题得到回答，就转身向游泳池走去。

“我要去找伊琳，”他说。

“她在池子边……和迈克尔在一起，”吉蒂说。

在她着重说出这名字以前，她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她父亲望着她淡淡地一笑。

“我已经料到了，”他说着就走开了。

塔里娜注视了他一会，然后转过身向着吉蒂。她正在看着她的父亲的背影。她脸上显露出空虚的神色，她的嘴角突然愁闷地垂了下来，她似乎感到失望。

“他使她失望了，”塔里娜忽然这样想。她不禁对她的朋友产生了怜悯心情。她开始理解，吉蒂的抱怨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她开始看出情况是远比她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她需要有人爱她，”塔里娜想。“可是没有一个人爱她，甚至连父亲也不是很爱她。”

她激动地抱住了吉蒂。

“带我到屋子别处看看吧，”她说。“我已经充满了好奇心。”

吉蒂立刻高兴起来。仿佛不仅她自己相信，也要使塔里娜信服：这幢房子值得一看，所有的陈设确实有价值。

她们看了客厅，在图书室里排满了书，全都是用昂贵的皮革精装的，可是塔里娜觉得从来没有人读过这些书。她们又看了大舞厅，吉蒂告诉她这是五年前纽百里先生为了使伊琳高兴而修建的。它是用金色和黄色材料装饰的，天花板上垂下的绞形大吊灯是按照凡尔赛它的吊灯仿制的。

她们还看了餐厅，它是从原来的奥地利皇帝弗兰兹·约瑟夫的一座漂

亮的城堡里整个拆卸下来，运到这里的。她们也仔细看了音乐室，纸牌室，地图室，还有几间小的休息室。它们都是相通的，从房子的一边一直通向另一边。

“这些是秘书用的房间，”她们从台球室走下走廊时，吉蒂说。

“你父亲雇了多少秘书呢？”塔里娜问道。

“这里雇了三个，”一个声音在她们后面回答。“可是，在伦敦还有许多个。”

两个姑娘吓了一跳。

“哦，是你呀，柯里亚先生！”吉蒂叫道。这时一个戴着眼镜面孔白白的小瘦个子，从走廊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走了过来。

“我不知道你回来了，吉蒂小姐，”他说：“剑桥放暑假了吗？”

“是的，今天刚回来，”吉蒂答道：“你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什么也瞒不过你。”

“你过奖了，”柯里亚先生弯了弯腰，带着显而易见的讽刺口吻，答道。

“这位是我的朋友，格雷兹布鲁克小姐，”吉蒂说：“可别装作不知道她来了，因为我敢说贝利小姐在把我的口信告诉我的继母之前会先给你看的。”

“你好，格雷兹布鲁克小姐。”柯里亚先生说：“你可以猜到吉蒂小姐和我是老对头。”

他鞠了一躬，轻轻地把门关上，正如他的出现一样，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呸！”

吉蒂晃了晃身子。

“那是父亲的秘书头儿。你看清了他的模样吧。这个讨厌的癞蛤蟆！”

“嘘！”塔里娜说，怕他会听见，但是吉蒂只耸耸肩而已。

“他知道我对他的想法，”她反驳说：“即使他不知道，他的探子们也会报告他的。”

在这屋子里每个钥匙孔后面都有他的耳目。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在我还是小孩时，只要我一调皮，他总是抢在保姆前面向父亲报告。你瞧，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总是什么都知道。”

她快步穿过走廊，塔里娜跟在她后面。

“让我们赶快走开吧！”她说：“要是我早知道会遇见他，我就不来了。”

“你讨厌的人太多了，”塔里娜劝告说。

“如果你在这屋里住久了，你也会一样，”吉蒂答道。

这次塔里娜觉得她没有夸张。她默然地随着吉蒂下了楼。

她们穿过卧室的一扇窗子走到阳台上。她极目远眺，一副宏伟壮丽的景色展现在她眼前。到处是绿色的树木和闪烁的湖光水波，还有小小的村庄，在那更遥远的地方，仿佛是大海，灿烂的海波在闪耀。

塔里娜深深地吸了口气。不论美出现在什么地方，总是使她受到激励。有时她觉得这是她的俄国血统在起作用，使她对于美，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呈现在她的面前，不论它表现了什么情绪，都不由自主地作出反应。

她把眼睛从面前的美景转到底下的花园。纽百里先生挽着伊琳从游泳池回来了。迈克尔·塔兰特跟在后面，挟着几本杂志。

“看那个正在伺候的跟班，”吉蒂讥笑说。

“他看起来真像，”塔里娜想。然而，她同时又恨他怎么会把自己降低到